樂全集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二十五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奏陳執中碑文

臣奉勅撰故相陳執中神道碑銘今已繕寫上進執中器資毅重有大臣風節陛下察舉再登元宰直清公正始終不渝爰謝之日恩禮隆至昨者有司定謚甚駭天下聽聞臣聞古為謚法節以一惠蓋君子成人之美不

成人之惡責人之備於義已甚若又揜其所長而專揚其短則是朝廷之內士無行義之全君臣之際恩無始終之篤春秋傳曰太平之君子樂道人之善夫禮讓之隆人相稱善此太平之風教化之美也昔魯哀公問孔子近世人君孰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别而子以為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蓋聖人之是非如此斯可謂不成人之惡者矣臣切惟陛下勵精獨

理以凝化朝廷推公存恕以求治執中在相位無交黨佩然正色匪躬之故干進好名者忌之當議論之際憎愛噂沓比而不周加之以惡名古志有之下凌則上替者積衰之漸不可長也臣今所論著執中事然皆實錄乞更付中書看詳有所未安不妨改定免致降付本家刋立之後復招毀詆重貽執中之累亦以上全陛下君臣之分下成國家風俗之和

奏請修南京内殿門闕事

臣早年嘗預史官竊見國書載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七年車駕幸亳回次應天府制曰辰火名區梁臺舊址洪惟藝祖歷試是邦同豳土之始基應舂陵之王氣稽唐氏晉陽之制肇建新都追魏文譙邑之遊爰申美澤可升應天府為南京正殿以歸德為名是日御重熈頒慶樓即府署正門也觀酺慰賜父老别修聖祖殿號曰鴻慶宫奉安太祖太宗聖像因以衙城為大内尋降圖本修建宫殿門闕及諸名號皆已頒下天禧三年知府王

曾奏南京內庭並未修建檢到元降圖子內有未銷修
蓋位次相度減省下舍屋別具圖進呈時以旱蝗准朝
旨候豐熟日奏取指揮自後守臣久不檢舉景祐四年
知府夏竦五年知府韓億又相次奏乞先修大內正門
並內前正街祥輝門崇禮門並改作三門時以陝西軍
興復准朝旨候豐熟日奏取指揮自後守臣至今不曾
檢會申奏臣近知本府以祥輝崇禮門頹敝已甚奏乞
重修蒙朝旨聽許即令修蓋相次了畢其重熙頒慶門

見是兩門未改列郡之制樓觀卑陋仍復傾摧內城中惟有真宗皇帝御詩碑亭兩座外更無片瓦盡是榛蕪自先朝降制營都逮今四十餘年迄未興工陛下純孝格天丕承先制祖宗巡幸之地莫不存飾風迹以光遺烈矧興王舊壤大業所基久爾因循事屬廢闕欲乞朝廷檢會先朝所降指揮及王曾等擘畫事節特令指揮改修重熙頒慶正門依北京內門營造并創建歸德一殿及殿門四面行廊約不過百餘間即正殿規摹粗為

完備比北京制度殊為儉省仍令三司就在京事材場事造材木地架了因回脚空船逐旋般載付本府差八作司人匠蓋造其餘合用椽箔塼瓦等物並令南京預支係省錢依實直市價收買應副量留本處廂軍三二百人充役如此則一不擾於民力復何繫於豐凶庶以尊藝祖受命之邦而奉真皇崇建之意比諸宮觀塔廟不急之役所全國體重矣

論諸恩例除省府官事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財者帝王所以御世保民蒸人所以宅生託命理道之最急者也故朝廷用三司使至于副介寮屬非士之選不處焉夫尊主其要畀治其目故其寮屬尤須擇人況聚師邊陲調用寖廣凡百事役倚財用而濟視如平日因循積弊貸力殫屈事豈勝言今三部判官及諸子司由門閥恩澤而進其居太半大臣去位或老而致仕輒陳乞子弟入省府以為例國之大計將以成天下之務者奈何以充恩澤之求也且父

以老退子宜朝夕省侍解官就養於禮為宜因規寵榮
又求要劇豈就養之意乎且大臣之家祿賜素厚若曰
欲以祿養尤傷廉義凡諸門閥之士惟處京都為便既
入省府即以為家寒素之人別無進望容身待闕餓復
外除故三司者貴游處之即為家寒素處之即為傳舍
而又諸清要官以為揚歷養資之地功利不舉職此之
由且三司判官出為轉運使一道百城號令千里官吏
之黜陟財賦之弛斂王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觀

聽其風采朝廷倚辦乎外務提衆職之綱轄實方面之師表是又可以資恩澤之求者乎至如開封府推判賛理神州四方表則與三司相出入者也伏望明降勑旨諸陳乞恩澤者不得除省府官其已有陳乞恩命未行者伏望停寢務擇材能參用寒畯亦為官擇人之節也

請議吏員事

臣向在翰林充學士見本院天聖中具員兩制兩省官不及三十員今五十餘員近領御史中丞見本臺天聖

中京朝官班簿不及二千員今二千七百餘員先領三班院見本院景祐中使臣不及四千員今六千餘員先判吏部流内銓亦曾取責在銓選人約計萬員以上以此審官三班流内銓並逆用一年半闕京朝官使臣選人罷任候差遣待闕比却到官或至三四年者自餘武班内臣料其數比舊必更倍多而又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有一煩重之地輒便差除不得須旋擢人以充任使今邊陲之事稍寛交急而恩賞之典宜立中制若

循前弊習而為常恐更數年轉成官濫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所用兵興以來權宜條例悉從裁約已還舊規治其本源用經遠體

請裁減資任恩例

臣竊聞近有恩旨將來聖節自大卿監已上陳乞恩澤並令依舊者慶歷四年范仲淹奏定臣寮任子弟之制其間難行如國子監尚書省鏁試等事並已衝改只是恩例見行今自知雜御史以上何勤於國歲任京官一

員祖宗之時未有此事近歲積累僥倖為此弊法范仲淹新請略從裁損考之理道已是過宜臣近曾具天聖景祐中及見今文武官員數進呈據今京官比景祐中已多七百餘員經久之圖何以處置其臣寮恩例乞且依新制為便若朝廷議論惟是之從又不可以人廢言也

請止中使傳宣諸司

切聞近日中使傳宣諸司頗為煩數其至三司日或數

次臣聞王言惟作命百官承式洪範五事言曰從從作
乂故王者之言是謂號令令出惟行不行則權綱虧矣
今夫屑屑冗欻之事皆賤者之所親責在攸司各有程
式發輸督促動煩宣下所司既被受其有不可奉行者
又須稟復或却寢罷下成廢命上為損威習以為常恬
弗知恠欲乞今後除有指揮中書樞密院事特降中使
外自餘細務合下三司提舉司開封府等處者只乞傳
宣中書樞密院劄下逐處有司或敢違慢自應合行勘

責即事干急速不容留滯即乞宣付入內內侍省相度事體緩急須即施行者具録宣旨報下所司所冀出納有章上下有體

請立醫官定員

臣按官品令尚藥奉御四員國朝故事翰林醫官院雖無定員然至奉御者率不過三數員而已今點勘本臺班簿醫官使副八員直醫官院七員尚藥奉御十二員合二十七員自餘醫官醫學祗候輩故不勝其冗且濫

也按今奉御正五品下以其供奉至尊故得列於殿中省備六尚之職其雜科非供奉者不應名為奉御今自宫省嬪御至於宗室戚里内外臣寮奏薦醫官干求恩澤緣是而受奉御者不亦亂上下等威之分哉朝廷諸司百職率有常員惟此太醫制度未立其醫官院奉御以上至使副伏乞立定員數及遷授體例今後除供奉至尊或出特旨遷賞外自餘並宜累勞候闕轉補免令倖濫汩紊朝章

論楊崇勳除致仕官舍人院繳納詞頭

今月十四日本院當制中書送下詞頭一道左衛上將軍致仕楊崇勳授太子太保致仕前年契丹集兵幽州朝廷授崇勳使相判真定府總三路兵柄屬以邊防大事而崇勳縱其子宗誨干預州政多納豪人金為減免科率均之下戶賊虐無告擅貸有罪及事發制捕按推崇勳匿其子不遣就吏郡縣迹逐既獲輒率奴卒簒取吏陳章奏翻覆誣罔侮慢朝章無復顧憚天恩含貸止

奪使相罷兵柄以上將軍就第於時物議無不憤嫉今雖經霈宥而致仕官非赦文所該猶無愧悔而更自陳典東宫一品非崇勲所宜處臣前在諫院備聞真定事嘗曾論列今又適當書命無職領門下封駮其詞頭難以為辭謹封還中書乞别商量取旨

論許懷德遷除

伏聞許懷德近除兩使留後言事官上章論奏者相繼其留後之命誠出非次緣許懷德自在邊城為將領素

乏勞效比諸儕輩尤無材譽去歲自防禦使改觀察使自殿前都虞候遷馬軍副都指揮使今者妄援體例僥倖陳乞隳紊軍制干撓朝章又聞李昭亮詣兩府敘陳頗駭物聽師臣失和事體非便規萌杜漸盡有所處仍知續有傳宣應三路邊臣功重賞輕者令開坐聞奏自有事於西鄙覆軍殺將者數矣朝廷未嘗行法正刑一切容貸姑息而已其論功行賞有濫無遺由此觀之蓋邊臣功輕而賞重者則有之功重而賞輕者莫之有也

此命一下人人延首以待賞徧賞則無名偏賞則徒召怨而衆不服此乃因一懷德之濫遷更推而及於衆也若朝廷修明紀律振舉憲章其許懷德伏乞奪軍職處之環衛或除一郡則内外不戒自肅而軍政立矣即朝廷以成命新行疑於追奪則其績傳宣命乞寢不行猶庶幾防遏其泛濫也

論責降御史

監察御史裏行孫抗落裏行授太常博士知復州本官

昨因奉使湖廣安撫奏請翻覆處事輕疎有章自効故
除是命切以荆南蠻寇騷擾郡縣殺害黎民為患七年
未能平殄朝廷既移罷劉沆楊畋等欲新恩信以揚威
靈故遣憲官寵綏遠俗且御史出使四方觀風為國重
輕為人利害若其辱命理應深責按抗去年二月自太
常博士通判耀州換監裏行到臺供職未及一年以奉
使不稱却受本官知州於杭何損賞罰如此恐難勵下
乞與責授一小處監臨庶激後人臨事知勉

論王告除大理

伏見勑差都官員外郎王告權大理少卿事切以大理寺評天下刑獄宜得寛平之吏以當其職王告為吏之迹專以苛深為能前任徳州發官吏微過劾奏無虚月真天資刻薄人也國家自祖宗已來審慎用刑至陛下臨御哀矜庶獄急深故之罪寛縱出之罰天下懐皇家之仁最深厚者實以用法平恕未嘗濫一無辜近日所用法吏推擇稍易而舞文者頗出矣今又用告為大理

必恐議刑文害損累朝積德使四方化其憸急為上歛
怨傷時善政伏乞聖慈特停此命别擇循良吏以為理
官誠天下之福也

論劉渙移郡

臣聞滄州劉渙近因改斷軍人事為轉運司劾奏已改
知密州切以滄州河北重地劉渙周行常材器識驕輕
志慮浮近方面之寄物論所薄今兹邊壘當精推擇渙
雖謹廉自守克保無咎量才揆用猶須遷置移守高密

於體為宜然議者以為所改斷軍人情實凶悖所慮邊城守帥見漁移郡之事望風自沮怯於戢下威令不震又轉運司不體軍興之際寛假邊臣之權擬擬守文操急所部欲乞明降指揮下河北等路屯軍之處有似此軍人情狀凶狡者並令械送都部署司據情處分且使邊臣知劉漁移郡朝廷不特坐以專殺之罪抑由為方面而擇人也

論王整改官

新除河北同提典刑獄崇儀副使王鑿有旨以其昨奉使北朝曾借洛苑使今授河北提刑慮北使過境訝其官名不同特與改此使額者伏以崇儀洛苑頗為超越北使之來提典刑獄不預賓主之事鑿雖在職使人豈知即恐以假官為嫌自應改授別路每歲所遣使介例皆假官以行回而效鑿之為遂成真拜之例今政之大弊為多倖人塞其蹊隧猶不可遏若又啓之何以為政如鑿誠有是請原情深涉欺誣必朝廷懲沮纖邪修明

法度不惟宜停恩旨顧當下從吏議別行譴斥以戒為

臣

論席平推獄

切見開封府取勘侍御史席平昨奉勑往濟州制勘宋易從不當事法寺檢斷席平失入人死罪據減外猶得徒一年蒙恩特放朝野聞之無不歎憤蓋以四方有寃獄朝廷特遣御史被制就按而乃殊昧公理陷人死罪朝論疑未審實遣官覆行推訊易從寃狀僅得明辨比

來劾問平巳引狀理官斷上刑名明白忽蒙釋放何情可矜徒紊國家之紀綱尤損憲臺之風采益令羣吏慢於奉法且使天下有以窺時之尚姑息也其㡧平伏乞依法施行無俾忝於厥官亦足以警諸不職者

論內臣奏廕子弟

昨聞重定二省都知押班等著在閤門使之上物議雜起深以為非當時有司無人論執苟從其請既巳失之今又聞二省陳乞奏授子孫恩澤於見秩上更加一等

此事若行不惟違越祖宗法度隳紊朝廷典章必致陛下有私近習之名大臣有阿親倖之醜内侍有恣横之議諫官御史有隱黙之尤且都知押班地處親近宜為朝廷愛惜事體動循軌度孜孜徇公如此僥求何以示外易曰履霜堅氷至言當戒其漸也漢唐之事臣嘗為陛下言之矣伏乞聖斷深賜察納其都知押班奏廕恩例伏乞一仍舊制

陳州奏賦率數

臣昨自二月二十二日赴任陳州本州自今春以來少雨日近甚有人户披訴旱災今勘會本州四縣合行催納夏稅苗子七萬七千五百石有零鹽錢一萬五千八百貫有零正稅屋稅預買和買紬絹三萬二百疋有零絲綿四萬九千有零兩又合行催納今年夏料青苗錢三萬七千七百貫有零又合催納今年夏料免役錢二萬三千五百貫有零又合催納去年倚閣青苗錢三萬六千一百貫有零又合催納去年秋料青苗斛㪷三萬

九百石有零將來秋料諸色合納錢斛不在此數者切以本州四縣共計二萬九千七百有餘户今來只據夏料半年合納錢斛紬絹共計二十四萬五千七百貫疋石絲綿在外自去年秋已係災傷今春久旱二麥所收分數甚少除夏稅苗子錢見係人户披訴已蒙特旨體諒除放聖恩寛大民心感悦自餘紬絹絲綿久例常賦據數當行催納外其免役錢准新法諸災傷地分第四等以下人户應納役錢者如飢貧無以送納委本州縣

保明申提舉司本司體量諸實於役錢數内量分數或全與免放今雖第三等以上人戶猶多不濟之家其第四等以下戶豈復更堪賦率伏望聖慈第四等以下人戶免役錢别降恩旨特與放免又去年秋及今年夏兩料青苗錢斛數目不少若令納錢民間錢實難得若令輸納斛㪷今又斛㪷價高上件兩料青苗錢斛伏乞並且倚閣候將來秋熟别定分數相兼催納所兾寛恤民力各得存濟

貼黄

今秋猶有下項錢斛合行催納秋税斛㪷八萬六千五百石有零夏料免役錢二萬三千五百貫有零秋料青苗錢三萬一千七百貫有零共計十四萬一千七百貫石通計一年共三十八萬七千四百貫疋石

陳州奏監司官多起刑獄

臣伏以國朝自祖宗以至陛下積德累仁慎用刑辟急深故之罪寛縱出之罰愛育下民若保赤子致其忠愛

可謂至矣近年監司之官在所多起刑獄至於州郡常
程公事方行推問未見情實或已經檢斷事理明白於
法平允偶其所見愛惡異同即別差官置司推覆事本
微小張皇為大因緣騷擾株連枝蔓至有往還數千里
勾追證佐盛暑嚴冬淹留牢禁其中甚有罪犯絶輕亦
有無罪之人一身久繫家為破散疾病饑寒愁痛無告
及其結正亦有不移前案者推勘官承望其意巧文鍛
鍊雖是平人亦須以虛妄為坐以一州一路為率至於

天下銜寃抱枉感傷和氣災害用生獄者人命所繫王者所當深慎者也豈容官吏依勢作威事既自外專行朝廷亦無由知得臣到陳州方此親見自二月末赴本任至四月中所司呈公事一件稱有兵士指論冒請粮米事係是去年十二月狀自後行遣會問回報始足遂於四月十二日送司理院方行取勘文案未具當月十九日有轉運判官張次山到州檢點取索一宗狀詞將帶前去尋别差官置院推勘四月末所差官到院至九

月初方始結絶歷一百二十餘日前後所經禁繫近六十人往還三千餘里勾追照證炎暑之月係累道路自夏涉秋其間病患相繼亦有軍員枉遭刑禁及至斷遣並止杖罪推院繳送到所取款狀二千一百三十一紙淨案六百七十張諸雜行遣照證文字三十五卷當時若自本州勘結不過十餘日可了其滋章為弊如此今又百姓樊宗望公事已經本州奏斷近轉運副使李南公到州點檢取索上件公案將帶前去又已差官令置

院推勘臣竊詳樊宗望公事本州勘結頗已詳允具案聞奏法寺定斷尋已准朝旨斷放訖竊慮差官前來置院依前追擾淹延貧細之民饑寒失所欲乞特下法寺取索上件公案看詳委有情節不圓刑名差悮即乞别差官依公取勘施行縁此置獄之弊事干天下伏乞朝廷特降約束諸路非奉朝旨所置推院令推勘官候結案日具録監司所送公事因由據到院出院月日但係勾追禁繫人數於在禁日有無病患死亡所追干繫人

州縣程途近遠及斷放刑名開坐申中書送御史臺或法寺看詳事狀其有不當置院推鞫或淹延枝蔓枉繫無罪之人諸有非理伏乞議立條制頒下所冀上合聖
朝慎用刑辟之意感召和氣以正治體

乞量修南京舊內事

臣伏以應天府王業所基開國之本自建為南京以府廨為內至于宮殿門闕各已立名其舊屋舍盡拆移修蓋為今府廨宮城之內鞠為場圃惟有門樓常經真宗

皇帝登御賜名曰重熙頒慶之門依舊只是州衙舊門制度庳陋自後不曾營繕前後知府王曾夏竦韓億及臣累曾奏乞量修一殿及門闕共蓋屋五十餘間即可粗立基構朝廷以為不急因循至今年歲深遠門屋損壞每修葺時但添瓦蹈其梁柱摧朽不復更堪薦拔重重撐拄處處傾漏又以先帝登御之所官司不敢擅行拆修伏乞朝廷特就將作監差官一員將帶作匠三兩人到本府檢計改作三門修建粗成門闕規制勘會本

府見有昨開清汴河時自京般到松枋木二百三十八
條長短不等准備河上修橋河既不成只使過三十一
條充搭蓋土橋用外有二百餘條見在若收舊材相兼
充使其於公私別無勞費或朝旨不允只乞指射上項
枋木量破官錢收買瓦蒲等合用物料傭雇工匠於本
城兵士内占留三十人供應役作只依舊門樓基址間
架稍增高濶作兩門修蓋亦且以安掛牌額遮掩荒榛
乞滑州埽岸物料從三司支撥

臣奉勑知滑州州城迫近大河境内堤埽不少近歲水勢向著去年頗聞危急全借人力物料準備自來盡是京西轉運司應副今來本州既領屬畿内轉運使緩急河防之事畿内轉運司必難為抽撥兵士又無處計度物料申報往復慮致悞事伏乞應係本州所費埽岸物料今後直從三司支撥應付委自本案判官專切管勾其每年合差兵夫乞降勑下京西轉運司今後並依常年體例抽那赴州應役不得有所違滯若是本司減節

兵夫人數致本州防河有所闕悞其本司官吏並與州縣同加罪責所兾公共免悞國家大事

乞比試醫人事

臣先判太常寺曽詳定本寺太醫署比試條式元條諸科醫人補充太醫署學生者聽讀方書習學醫道候及三年本寺奏乞差官考試藝業精熟入高等者具名聞奏送翰林院安排自慶歷四年創立此制差到尚藥奉御孫用和趙從古充醫師就武成王廟講說醫經及今

十餘年嘗有一二百人聽習京城醫人緣此頗有通方書者考試之制竟不曾行其翰林院實縁濫進實繁有徒伏以京師大衆所聚人命所繫醫藥最切醫工庸謬妄投湯藥誤傷人命豈可勝計伏望聖慈委樞密院申明太醫署前制每三年一次差官比試選擢高業之人三數名與於翰林院安排則習醫之流必加激勸其醫師歲月深者特與酧奬或加俸給人知朝廷留意各思勵精競効所長必有穎脫而出者亦足助聖心愛人之

大端也

乞免枷錮退背埽分物事人

臣昨在滑州切見本州石堰州西天臺迎陽等四埽並係久遠退背埽分有逐界物料場專副薛万等一十三人名係少欠茭草見行枷錮理納勘會逐年並是承例遞相據帳歷見在數目積垛去處交割到年深積脚或只指煤末堆垛即為界管係昨皇祐四年因官中點檢見欠只勒見主當人承認培填逐人家貧無可塡納其

所欠負委是前界登帶年深交割到損爛煤末即不是
逐人侵欺盗用雖經赦書德音又緣文有拘碍致州司
不敢除放無檢會前知州薛紳并入内供奉官于文化
等奏㸃檢得退背埽分不堪物料委實年深損爛盡是
煤末不堪使用乞特與除破其時各奉勑命除放今薛
万等所欠芟草伏望朝廷詳察特與依例除破及乞自
今後應沿黄河州軍有退背埽分積壓下物料以至損
爛不堪交割虚附帳籍者並令所屬州軍保明申轉運

司於別州差官點檢或無侵欺並與逐旋除放責免積欠係帳枉枷鎖平人破蕩民業

論併廢汴河劄子

臣伏以太祖皇帝始造有宋蓋自宋受命而有天下故為建國之稱表於萬世真宗皇帝深惟祖宗功德乃昇為應天府遂號南京又國家以火德王為得天統昔高辛氏有子曰閼伯至於帝堯遷閼伯於商丘主辰辰大火也故辰為商星蓋商人因閼伯故國主祀辰星今宋

實商地商丘在馬俗名曰閼伯臺古今著於祀典至於
國家以盛德所主奉祀益謹其下有水淵未嘗涸宋人
謂之商丘海蓋若有以厭火祥者地為建國之基祀為
盛德之至二者於國家重矣昨朝廷差官劃開河渠欲
自京城以至泗河通江淮之漕為可以併廢汴渠其河
由畿縣至南京城西北開鑿民田引而東南遶城為河
兩重又濬商丘之址決其水所謂商丘海者幾為乾涸
若其河渠之利害及諸役費臣不足論但以塹壞本朝

建國之地淩犯大辰運歷之主於社稷之靈實為非便
伏乞特遣左右親近可信之臣前去檢視所開河道如
必不可以成功必不可以省汴渠之漕虛為役費作此
無益願於前春興夫之時却行填塞依舊平為郊原商
丘之淵更為疏導有經侵動處增築堅完使土復其本
水返其原上安神靈以固基本候進止

論免役錢劄子

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者作而司牧之乃

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均節其數度而止其爭且亂
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禁防此者也凡所謂仁
義廉恥賞罰法令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其甚
則至於父子兄弟相賊害何禮刑之有哉内無以保其
社稷外無以制諸強敵國非其國矣故衣食者人事之
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
別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
利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

而上之所以取於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
也沿革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於此過是則非王
制矣伏見近建賦役之法率令輸錢夫錢者人君之所
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輕重而御人事制開
塞以通政術稱物均施以平准萬貨故有國家者必親
操其柄官自冶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
也夫錢者無益飢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
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本朝經國之制縣

鄉版籍分戶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
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
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取於山澤者也諸筦榷征筭
斥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於關市者也惟錢一物官自
鼓鑄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
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
息上自宗廟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禄軍師
乘馬征戍聘賜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備於此

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税嵗課一千五百
餘萬緡太宗以是料兵閲馬平河東討拓跋嵗有事
于契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脽南幸亳未嘗聞
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慶歴以後財利之入乃三倍於
前朝而惟日不足何事功之異也舉是而言則本末之
原有可得而究者矣陛下憫時政之積敝志在變而通
之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設青苗以賑乏絶建
募傭以弛繇役所大措置事以十數要在崇德而廣業

以惠養元元而已臣官在守藩職在長民朝廷政令非敢出位而言至於民事利害以言職也夫民事之利害衆矣顧率錢之患獨切故敢具言其事自古田税穀帛而已今二税之外諸色沿納其目曰陪錢地錢食鹽錢牛皮錢蒿錢鞋錢如此雜科之類大約出于五代之季急征橫歛因而著籍遂以為常今以一陳州言之州四縣合二萬九千七百有餘户夏秋二税凡斛㪷一十五萬八千有零石正税並和預買紬絹三萬有零疋絲綿

四萬九千有零兩此常賦也復有鹽錢一萬五千八百有零貫幷夏秋沿納錢雖緣赦法承實已久然此諸色錢常例亦多用折納斛㪷不悉輸錢也大槩古今田制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支苗錢六萬七千餘貫計息錢一萬三千三百貫有零歲納役錢四萬七千餘貫此乃常賦之外歲輸實錢六萬餘千以陳之戶口不敵諸州之一縣率是以准天下之所輸可見爾凡公私錢帛之發斂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

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田廬正稅茶鹽酒稅此所以斂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少多官錢出少民用已之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若曰募錢輸官還以募傭錢既出入非蓄聚也夫募錢者率之本民散於隋游市井自如南畝空矣窮鄉荒野下户細民冬至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葱茹鹽醯老稚以為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臣聞諸路其間刻薄吏點閲民田廬舍牛具畜産桑棗雜

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舂磨鉏釜犬豕凡什
物估千輸十倍萬倍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故天下
之民皇皇無所措手足謂之錢荒吏屬鋒氣以刻削為
功干賞蹈利而賞利從之此豈聖意之然耶必料天聰
亦未之詳聞也陛下本欲以美利利天下至於施為見
於行事非復聖意所存者矣陛下盛旨一出執政奉行
稍已增益至於有司苛細甚矣頒下諸路職司之官各
出所見展轉文害本同而末異朝行而夕改郡縣承用

以至不勝其敝且民田二稅水旱檢放自有常制青苗之息或遇災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雖大殺不可免也豪猾乘民之急舉貸取息至或相因倍輸誅侵酷矣然不越穀帛民耕織之所有也州縣之役若身充若僱傭率三分其費而二分出於薪粒大鄉户衆一役代歸十餘年間安居無所預矣募法之行且三年初年民始大駭吏議法未一或納或否次年已有伐桑棗賣田宅鬻牛畜今年稍荒歉處民流散多矣推此其可以經久

者耶而乃恬弗為怪莫之改圖臣恐國家之憂不在四
夷而見伏戎於莽矣伏惟陛下深思宗稷之重俯察下
民之情申命大臣精議輸錢之法此大事也非取於高
談虛論苟而已矣夫苟且者臣下之身謀遠慮者陛下
家國之計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儻民情失
於撫御大勢一有動危雖有智者恐無以善於後矣輸
錢二事而募法之害尤重臣故勤勤先其重者今所開
陳特舉大體其為害條目不可悉數也臣上荷聖恩至

深至重白念衰疲不任陳力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没有遺恨故求一對清光專為陳此愚懇少効補報粗寛愧負事闕天聽退就斧鉞臣所快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候進止

乞立皇子劄子

臣聞王者大居正謂王者君國當先正其統本也三代遠矣漢唐之盛君即位太后太子多同時建立立太子不以長幼其緩者不過二三年不然則必有故史策具

存矣本朝太祖開國知天命屬於太宗故不與子然以
儲位寓於京尹太宗自京尹踐祚眞宗自京尹登儲位
仁宗未嘗出閤即登儲位先帝入纂天統尋登尊位尹
京故事蓋未陛下即位及今九年受天之祜早有前星
之慶正統大本謂宜時定上以尊宗廟下以係天下之
心國之大事僭議罪也然陛下特以恩意留臣在朝愚
慮所及敢有不盡故不避嚴憲輒陳忠悃候進止

樂全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二十六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論討嶺南利害九事

臣竊惟百粤之區三代為荒服正朔聲教所不加秦併天下始開置三郡曰南海桂林象郡乃今廣州桂州交州漢武平南越拓為九郡元帝棄儋崖但存七郡以至後漢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今自嶺以南皆七郡

之地而交趾得其三郡二十二城其土地下濕多瘴癘人短折性躁悍好讐怨相殺害易興逆節歷呉晉至隋皆内屬除吏供賦役唐南海節度兼嶺南五府經略使交州是為安南府唐末劉陟竊據嶺外并有交州國初交州帥呉昌文卒管内十二州大亂其大將丁部擊定之部死子璉承襲太祖擒劉鋹璉請内附因而撫納授安南都護自昌文至今爭奪篡盜已易四姓太平興國中其大將黎桓簒丁氏太宗下詔討伐興兵由邕廣水

陸兩路入諸將孫全興等逗撓擅退並戮於邕州市黎桓上表謝罪降詔赦之遂除安南都護景德中桓死諸子爭立國復亂廣州守臣奏請承釁取之真宗不許既而大校李公緼又簒黎氏朝議以其遐荒異俗置之度外因亦用桓故事授公緼旄節及此傳四世矣向自日南貢職已廢朝廷濶略不問邊臣苟慢防禁益弛凶惡盜賊姦蠹之民諸配徙者不無逋逃頗從亡匿亦有人頑嚚不逞挺身亡命赴其招集教之治兵助為邪計故

令乾德敢奸王命凶黨用事多是華人往時遣使例抵其國見城中無居民府舍湫陋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為軍營兵器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堪用勢不能為中國患故遠而易之至景德中李氏竊此疆域及今七十餘年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復知其虛實今聞其城柵隍塹乃有數重兵力民衆必益充足頗略旁占城等諸小國事勢施設比前為強大而嶺南長吏猶習故常本非經遠之才又忽不虞之戒狂妄輕脫為國生事蠻

性狠悍有不能堪告訴不聽投書不受事情壅塞積成忿恨及其戰艦抵岸軍鼓叩城如入無人之境略無交鋒之備冦兵所至城邑為墟遷致其貨財係纍其婦女封冢長虵恣其酷毒傳聞其事可為痛心然此為既往之咎方當慮將來之策昔漢誅南粵兵會番禺道便近故為功易至後漢馬援擊交趾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崎嶇三年始得賊討襲轉戰至九真日南境上以定漢界吏士得還者十四五而象郡南境由是竟分為

林邑國歷代或小叛亂尋即平之隋破林邑以其地入于交州終亦不能有也唐懿宗時安南都護李琢侵暴獠民羣獠引林邑蠻攻安南府遣將率江西湖南之兵赴援既而交州陷遂集諸道兵赴之積六年方破蠻衆收復安南而藩鎮之兵猶戍桂林徐州戍卒遂倒戈剽掠湘潭破宿州徐州滁州和州濠州攻圍泗州揚楚廬壽兗海沂密曹濮皆被其害詔會藩漢諸鎮之兵十八將進討又二年方殄兇逆由是天下騷黴跨接五代遂

為異域故太祖皇帝棄之不欲勤中國以事荒徼列之外蕃使隅限諸蠻此天機神筭長轡遠御之術也逮今百餘年故無島夷之患此時竊發窮兇極毒逆天理黷神道自古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未有如是之暴害也天衷憯怛為之旰食顧此淊天之惡遂興問罪之師天下切齒恨不即執其兇徒誅裂葅醢之瀦其邑落以為兇虛宣九廟之威靈謝一方之冤痛伏惟命將行軍授成制勝既已審之於巖廊定之於帷幄攻取形勢諒無遺

策然臣聞處重位食厚禄國之休戚義當共之不待迫
於咎責而後勵勉也况臣雖守陪都服在近職上荷恩
眷無補聖明豈可自同常人坐觀國家之事若越人視
秦人之肥瘠無憯動怵惕之心思慮所及敢懷不盡謹
條九事列于左方上達衡石冒塵睿鑒儻有一得微助
涓塵至于塡溝壑之日亦無遺恨焉
一事即今淮甸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仍歳旱蝗陂澤竭
涸野無青草人户流散窮荒極敝事可憂痛方當散利薄征

緩刑弛役布德施惠以撫存保息而盜起南裔王師大興焉
出荊潭之路此時民力何以復堪賦發後漢永和中日
南象林徼外蠻夷數千人反亂交阯刺史發交阯九真
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州郡并
力討之不能制為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朝廷以為
憂召公卿百官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
揚兖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以七不可之說而請選有
勇略仁惠材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令募蠻夷使自

相攻擊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因薦祝良張喬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由是嶺外復平今南蠻叛亂始由長吏侵擾積忿無告及其致冦曾無戒備故令屠陷城邑流毒一方然事已失之於前謀當善於其後臣愚以謂今兹上策當以謀取不可以力勝謂宜且擇廣桂二守臣精

密毅重識略足任者屬之方面付以便宜使各選舉部
下文武將吏其兩路職司官朝廷為之愼選令協力從
事招集户口各安本業為發禁卒以代荆湖見兵益令
募本土丁壯分屯縁邊城邑使足以保守要害更相救
赴則賊不敢復窺徼内自取蠻夷峙糗粮積芻藁惟事
事乃其有備揣情觀變臨事制宜歳年之時經營進取
蓋中國御蠻夷固有大體圖功宜審慮害宜深務在保
威靈紓民力全士馬之用惜金帛之費先收多福以絶

後虞此為全勝之筭經逺之道儻謂業已興舉難于散遣猶有中策具諸下條

二事蠻寇自入欽廉以至陷邕州殘暴黎庶踐食城邑既而席卷還其藪穴及今已累月朝廷旌死事者而録其孤推恩厚矣然及民之惠猶有闕者春秋傳魯與齊戰曹劌請見魯君問將何以戰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劌曰此可以一戰蓋謂其重人之命也謂宜特降德音下廣南荆湖以慰安逺人之情使知陛下哀痛傷惻之意凡四路百姓耗

病之事加意優恤之庶國家仁恩有所下逮至如宥釋罣誤以安吏卒之反側開設賞募以招溪洞之酋豪祭酹其亡魂掩藏其殘骼皆前代常行之事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即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制者廣震耀殺戮生殖長育功用相承此天之道也

三事東南六路災荒已甚官私匱乏莫相救恤又緣青苗助役市易之法農民困於輸錢工商窘於射利謂之錢荒人情日急今王師薄伐聚于荆潭調發賦輸即以軍

興從事荐饑之際供億實勞臣聞安民豐財用兵之本也所有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四路青苗助役市易法伏望特賜先罷其役法令復依舊制施行以此宣布德澤慰悦民心易曰悦以先民民忘其勞悦以犯難民忘其死悦之大民勸矣哉

四事臣聞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憂深而思遠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地者遠近險易廣狭生死也彼蠻之舉事非謂其衆可以抗王師非謂其智謀可以勝中國

而敢為暴害至是者負山海之險林藪之深可以出為寇患難以入與戰鬬乘我無備因而得逞傳聞蠻界其崖壑阻處篁竹叢薄不通人行人有操持器仗者從橫不得回轉頃年貢象治路劣容象行謂之象路象過尋復蓊塞蠻行如鳥獸穿竄山藪間自知其路外人不得而入也自漢武之伐南粵時淮南王安已上書諫曰粵地草木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人入其地雖百不當一攻之不可暴取也兵入其地必逃散依險阻委而去則復相羣聚留守之

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粮乏絶方夏暑濕瘴熱嘔洩霍亂之病皆作水居蝮虵蠱蟲曾未接刃死傷者已衆矣兵法曰地形者兵之助故用兵有九地行山林阻險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為圍地李靖兵法亦曰夫決勝之策者在乎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利宜歷觀前代征蠻者未嘗舉大衆非不欲一舉殄滅之地利形勢衆不得用也以故率常羈縻馴養不使至于決驟候察警戒以固

疆圉而已今業已失備致蠻寇又悉衆而歸王師于征是行天討非救急之兵也救急則欲速行討則要之致誅而已不許收功之緩當圖全勝之策今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銳士不可以久瘴鄉驍騎不能馳於鳥徑營柵無所立粮道不能通長兵無所施利器無所用財殫力屈徒沮國威先有自困之形未見必舉之勢何也若士馬而得為用則螻蟻之衆何足平若士馬而不得用則熊虎之力無所展儻今冬蠻未撲滅則前春兵須抽退

更圖後舉臣竊難之臣識闇志衰安知軍旅之事但以古今方冊亦足比測事宜向者嶺南有萬兵蠻何敢輕入竊謂今來弔伐兵在於精不在於衆可以計取難以力爭況淮浙江湖公私罄匱人至相食豈有蓄積計置芻粮財費過倍若令諸軍且駐襄鄧將佐僚吏省去冗員隨行廂軍量留充役自餘浮食一切勒回以寬轉輸省齎送國財民力實為大計襄鄧閒比年豐稔倉庾充實軍留就食足支歲月士飽馬肥暮秋引發乘銳誅賊

軍氣自振後無艱之方可圖功

五事臣觀蠻事可以計取難以力爭蓋交阯氣俗與諸蠻不類諸蠻貴種姓服從貴種義不可奪交阯自國朝已來已易四姓皆由大校以權黨篡奪乃是唐末藩鎮遺風故其勢易為翻動竊聞乾德尚幼諸酋共事而主謀者三人今入寇大獲金帛子女各得所欲蠻夷不義惟利是貪歸國爭功豈能相下如裂其三郡分授三酋各為主領被之告命使達蠻中事縱不行必生猜貳以至他日釁端常在多

方以撓之則功易舉矣兵法曰軍莫親於間事莫密於間非精知微密不能用間用間之術神妙之道也惟時會之為難得令實得其時會惟陛下深念所以可付之人誠上策矣六事林邑國在交阯南境本象林之地漢時列為郡縣後有功曹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為王因别名國歷江南六朝常羈屬之隋仁壽中擊破其國尋而自復至唐朝貢不絶國朝以來為交阯所隔遂不復至然自晉宋歷代常侵寇交州南史以為林邑素無土

田貪日南地沃常欲畧有之故乘釁即入日南九德諸郡輒留不去唐末亦是為犀獠構扇以陷交州為中國患今揣能害交阯者惟林邑且林邑與交阯相去纔千里本共象林一州之地今桂州至邕州尚十四程則是林邑交阯之間比邕桂中間程途猶近意者募能使外國之人諭以討交阯事約之師期使自一面入會王師如能破交阯者以日南九德之地委之蠻夷貪重利必自為力亦代國一奇也

七事竊見安南後軍見在本府待師期所領南京一將外又涇原秦隴之兵約二千五百騎聞約取七月到本府正是六七月間在路到此又便南行夏秋盛熱比至桂州已行萬里臣前已陳蠻界山林崖壑之險不通人行馬實難用頃年儂賊構亂狄青破之聞在邕州西北適近山坂地勢寛平馬得施力故當時破賊馬軍之力為多今日行軍深入蠻地事與儂賊不同儂賊溪洞一首領入我郡縣之間止是劇盜擊破即糜爛矣今交阯自是一國竊有土宇恃其險遠

主客勢殊秦渭馬軍弓箭手本備羌戎皆是捍邊銳兵勁騎有到京師猶謂不伏水土輒生疾病而乃驅之瘴霧沮洳之中巉崿槎枿之地水土沙毒草無藁秸進又不可以馳突決勝其能還者無幾矣況西北二敵睢盱顧望如聞王師遠出邊騎多行忽起風塵來犯亭障東西往還萬里莫相赴應又不比海阻之失備矣凡言國家大事必曰軍馬軍馬者戎事之本不可忽也今邊塞簡選一銳士調習一壯馬甚不易得盡心於國者方知

之爾所有昨召邊要將官乃備邊騎兵願各遣還本道使荆湖多募丁壯蒐補諸土軍其將士服習土俗諳識山川地利其騎亦只用南馬格式雖小筋力自壯慣行險隘安其水草使與中國之人相先後勢之便者也且使西北知朝廷之力一方有警邊備晏然不為動也

八事伏見安南招討司期諸留兵以八月中旬悉至潭州潭州去桂州十四程竊聞嶺外嵐瘴八月九月尤甚謂之黄茅瘴草黄時瘴氣方盛十月已後氣候始肅湖

南饑荒粮草難致久留就食實費供輸若便引行觸冒
瘴毒士馬未用恐多病疫若展一月期會可省一月芻
粮湖湘之民大寛事力比至其時新米已熟暮秋湖外
風土調適免致人騎枉有損傷國計軍行兩為便利
九事漢宣帝時先零羌背畔犯塞用後將軍趙充國將
擊羌虜充國以為擊虜以殄滅為期必先計策以待利
便酒泉太守辛武賢持異請出擊之帝下其書令充國
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執意如初下其

書公卿議者多同武賢帝以書勅責充國督之出戰充
國上書謝因陳兵利害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
從充國計其秋帝復賜書令因吏士鋭氣擊虜充國策
虜有必可破之形上奏請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報
書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如將軍之
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
上狀言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上復賜書報曰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將軍其更熟計復奏充

國奏言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因策虜情以聞充
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
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
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
其計必可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
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明年充國上言
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
二百人溺河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入雜羌亡

者不過四千人請罷兵奏可宣帝承漢之盛業天下富實四夷賓服先零小羌顧未足為患害遣將出兵充國所陳皆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及上屯田之利止用吏士萬人留屯因田致穀以省大費不失農業而為武備宣帝璽書往復問難可謂籌計精熟矣而猶每下公卿議者以絫其得失其於兵事詳重如此本朝祖宗有邊防大事亦嘗博採羣議今安南之舉興師十萬萬里討伐涉危渡險利害甚多然聖志先定國論已協伏願特降

璽書內外近職之臣各令獻策以示博訪之道使四方知陛下重任之意三軍知陛下憂軫之懷覩其否臧亦以見羣臣之材識愚者千慮尚須有得採擇所長不為無補

論祠廟事

臣伏見司農寺奏請降下新制應祠廟並依坊場河渡之例名人承買收取淨利本府勘會在府及管下所管祠廟五十餘處尋已依應施行訖內有闕伯廟宋公微

子廟已係百姓承買閼伯廟納錢四十六貫五百文微子廟十二貫文並係三年為一界臣竊以閼伯遠自唐堯遷此商丘之土主祀大火而火為國家盛德所乘而王本朝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之始封君開國于此亦為本朝受命建號所因載于典禮垂之著令所當虔潔以奉時事又有雙廟乃是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所謂能捍大患者今既許承買之後小人以利為事必於其間營為招聚紛雜冗褻何所不至慢神黷禮莫甚於

此蓋聞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咸秩無文迨于羣祀先聖哲王所以致恭于鬼神者所以為國家萬民六經訓典備矣故曰克典神天俾作神主此人君之職也今既歲收細微而損國體至大臣愚欲乞朝廷詳酌留此三廟更不出賣以稱國家嚴恭典祀追尚前烈之意

論蘇内翰

臣讀春秋傳晉叔向被囚時祁奚老矣聞之乗驛而見執政韓起為言叔向謀而寡過惠訓不倦宜蒙寛宥之

意起與之同乘以言諸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
蓋祁奚之言為國非私叔向也今日傳聞有使者追蘇
軾過南京當屬吏臣不詳知軾之所坐而早嘗識其為
人起遠方孤生遭遇盛明之世然其文學實天下之奇
才向舉制策高等而猶碌碌無以異於流輩陛下振拔
特加眷奬由是材譽益著軾自謂見知明主亦慨然有
報上之心但其性資踈率闕於慎重出位多言以速尤
悔頃年以來聞軾屢有封章特為陛下優容四方聞之

莫不感歎聖明寬大之德而尤軾僭易輕發之性今其得罪必緣故態但陛下於四海生靈譬如天之無不覆冒如地之無不持載如四時之無不化育於一蘇軾豈所好惡伏惟英聖之主方立非常之功固在廣收材能使之以器若不棄瑕含垢則人才有可惜者昔季布親窘高祖夏侯勝誹謗世宗鮑永不從光武陳琳毀詆魏武魏徵謀危太宗此五臣者罪至大而不可赦者也遭遇明主皆為曲法而全之卒為忠臣有補於世自夫子

刪詩取諸諷刺以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詩
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之事語涉謗黷不恭亦
未聞見收而下獄也唐韓愈上疏憲宗以為人主事佛
則壽促此言至不順憲宗初大怒欲誅而恕之其後思
之曰愈亦是愛我今軾但以文辭為罪非大過惡臣恐
付之狴牢罪有不測惟陛下聖度免其禁繫以全始終
之賜雖重加譴謫敢不甘心臣自念朽質上荷異恩今
伏在田廬無復涓埃之補竊慕祁奚雖老猶不忘公室

而申請叔向之義僭越上言自干鈇鉞不任惶懼待罪之至

論手實狀

臣竊聞昨有新制開列條目自府畿至諸路郡縣令人户各自供通財産手實狀有所隱漏者許人陳告近巳施行公私勞斂鄉閭甚擾但憂增益賦調不復更事生業必有姦猾漸相告訐窺圖賞利獄訟繁興政令寖以滋章民德何以歸厚況上户以下鮮有蓋藏田蠶所收

歲有厚薄户等耗登何常之有不惟扇惑人情更有紛亂新法以建議者内為之主故當職者人無敢言向者朝廷所立法制蓋以便民為本因成富國之利今兹一事専用撓人徒搔挐於天下實無濟於國家伏望聖明愽行體問忠於國者必言其無益慮於民者當明其非便憂深思遠早垂止罷令億兆欣戴天恩

論錢禁銅法事

臣伏以錢者國之重利日用之所急生民衣食之所資

有天下者以此制人事之變立萬貨之本故錢者人君之大權御世之神物也切觀自漢以來名臣高識者之篤論皆以為禁錮造幣通開塞輕重之術此濟民之切務保邦之盛業也故錢必自官鼓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國朝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置鑪鼓鑄歲至百萬緡積百年之所入宜乎貫朽于中藏充足於民間矣乃自比年以來

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萬商束手又縁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榖帛輸納見錢錢旣難得榖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府庫例皆空虛人户又無居積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此事實繫安危之體宜明利害之原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累朝所行今勑具載錢出中國界及一貫文罪處死而又重立賞格使人告捕至于居停資給擔擎人等與夫官吏之失於檢察者各等第坐罪又禁銅之條犯之九斤已得刺配之罪亦設

告賞之科而自熙寧七年頒行新勅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迴聞緣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量收稅錢而已諸舶船舊制惟廣州杭州明州市舶司為買納之處往還搜檢條制甚嚴不得取便至他舟也今自廣南福建兩浙山東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為隱庇諸條禁物私行買賣莫不載錢而去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辨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物獲

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鑪每鑪增課是猶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大為之防民猶踰焉若又廢之將何憚矣蓋自弛禁數年之內中國之錢日以耗散更積歲月外則盡入四夷內則恣為銷毀壞法亂紀傷財害民其極不可勝言矣臣見公私上下並苦乏錢深求其由僅有一得因畨閱前後令勑誠見條制之未便今具録勑文進之衡石伏願陛下申明舊章急救其敝立四夷內外之限通下民衣食之原所録如右

嘉祐編勑慶歷以前編勑並同

一將銅錢出中國界者河北陝西河東不滿一百文杖一百一百文徒一年每一百文加一等至徒三年決訖刺配遠惡州軍牢城一貫文以上為首者處死從者決訖刺配遠惡州軍牢城其餘路分二百文杖一百每二百文加一等至徒三年決訖刺配逐州牢城二十貫以上依河北等路一貫以上刑名定斷隨行之物並沒官其居停資給擔擎人等依知情藏匿罪人律科斷仍許

人告捕給賞錢一百貫文地分官司及應巡捕人等不覺透漏並減犯人三等科罪州縣不切鈐束亦行勘斷内蕃人有犯除河北外並禁奏取旨仍半年一次舉行曉告臣詳勑意言自餘路分雖非三路但出中國界皆係禁法

熙寧編勑刪去此條此是見今所行編勑自熙寧七年正月一日行用

嘉祐編勑慶歷以前編勑並同

一商客蕃客往南蕃者聽逐人各帶路費錢五百文過此數者許諸色人陳告犯人依雜禁條將銅錢出中國

界刑名施行蕃人禁奏取旨其錢盡數給告人充賞仍
委市舶司并緣海州軍常切點檢
熙寧編勑删去此條
嘉祐編勑
一犯銅并鍮石一百兩杖一百一斤加一等九斤決訖
刺配逐處牢城十斤以上決訖刺配千里外牢城仍許
人陳告其因告獲合支賞錢者一兩以上一貫每一斤
加二貫過徒三年每一斤加五貫並至五十貫止若犯

銅鑛或夾雜者只據烹煉到實銅科罪仍委轉運司將

條約逐季舉行

熙寧編勅

諸不產銅鉛錫地分銅鉛錫官自出賣許通商販及聽

以銅鉛錫或鍮石鑄造器用賣買仍並免稅

右臣惟古先聖人之立制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者中

國之寇讎也今乃傾中國之利撓君權竭民用以資寇讎

又弛銅禁通商販銅入四夷無復紀極所謂假寇兵也

既資之財又假之兵以濟其猾逆之心暴害之力桀黠之敵有以窺國家御邊之無筭樞機之不密安得不啓其侵侮之謀者哉不知議法者之意據何義理累朝之經遠長慮所以保國便民之典一旦而削除之此國之大事惟陛下聖明察納早垂神斷

論率錢募役事

臣竊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者作而司牧之乃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均節其數度而止其爭且亂

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禁防此者也凡所謂仁義廉恥賞罰法令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其甚則至於父子夫婦相賊害何禮刑之有哉内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諸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衣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虚辭之可致者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别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

出也沿革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於此過是則非
王制矣伏見近制募役之法令人户等第輸錢夫錢者
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輕重而御
人事以平准萬貨故為國者必親操其柄官自冶鑄民
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飢寒
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
通變之神術也且本朝經國之制縣鄉版籍分户五等
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

銀銅鐵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取于山澤者也諸筦榷征筭斤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于關市者也惟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郊廟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禄軍師乘馬征戍聘賜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備于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太宗以是料

兵閱馬平河東討拓跋歲有事于契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脽南幸亳未嘗聞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齒繁庶食貨滋殖慶歷以後財利之入乃至三倍于景德之時而國計支費更稱不贍則是本末之原盈虛之數其疏濶不講久矣陛下憫時事之積敝志在變而通之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所謂措置事以十數要在經國利民崇德而廣業也其中率錢募役一法為天下害實深通都大邑要扼之

地以之併廢名藩重鎮將吏之倫以之散遣游民漱夫而委以倉庫案牘之事軍員卒長而付以錢穀簿書之責如此不便之事因緣極多至于五等版籍萬户之邑大約三等以上户不滿千此舊制任差役者也四等以下户不啻九千此舊制不任差役者也今令五等一槩輸錢是率貧細不足之民而資高强有餘之户也且舉應天府為例畿内七縣共主客六萬七千有餘户夏秋米麥十五萬二千有零石絹四萬七百有零疋此乃田

畝桑功之自出是謂正稅外有沿納諸色名目雜錢十一萬三千有零貫已是因循敝法然雖有錢數實不納錢並係折納穀帛惟屋稅五千餘貫舊納本色見錢大體古今賦役之制自三代至于唐末五代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納役錢七萬五千散青苗錢八萬三千六百餘貫計息錢一萬六千六百有零貫此乃歲輸實錢九萬二千餘貫每年兩限家至户到科校督迫無有已時天下謂之錢荒搜索殆盡而又弛邊關之禁開賣銅

之法外則泄于四夷內則恣行銷毀鼓鑄有限壞散無節錢不可得穀帛益賤變轉既難民日益困遠方僻路無所措其手足臣故曰募役之法為天下害實深凡公私錢幣之發斂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屋廬正稅茶鹽酒稅之課此所以斂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錢所出之多少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或曰募錢輸官還以募役錢既出入非蓄聚

也臣對之曰夫募錢者率之農民散於惰游市井自如南畝空矣或曰四等以下率錢數少民易輸也臣對之曰彼窮鄉荒野下戶細民冬正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葱茹鹽醯老稚以為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向聞役法初行其間刻薄吏點閱民田廬舍牛具畜產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舂磨鉏釜犬豕莫不估價使之輸錢吏以刻削為功干賞盜利朝廷開賞典而勸寵之則諸趣時進取之人

安得不從風而靡豈復知朝廷經久之體耶陛下本欲以美利利天下至于施為見於行事非復聖意所存者矣陛下盛旨一出執政奉行從而增益至于有司苛細甚矣頒下諸路職司之官各出所見展轉文害本同而末異朝行而夕改郡縣承用以至不勝其敝且民二稅水旱檢放自有常制青苗之息或遇災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雖大殺無減免之理往時州縣之役若身充若雇傭率三分其費而二分以薪糧取給豈悉資於錢

也大鄉户衆一役代歸十餘年間安居無所預矣募法之行且六年初年民始大駭既而伐桑棗賣田宅鬻牛畜比年稍荒歉處民流散多矣至今紛紜變更竟莫能定其法上不能富國强兵戍國家之利下不能便民濟物為天下之福若但坐觀其敝莫大改圖臣恐國家之憂不在四夷而見伏戎于莽矣伏惟陛下深思宗社之重俯察下民之情申命高才遠識之臣通議率錢募役之法蓋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動危甚易安

之實難故民者天地之心而國家之本也是以聖人甚畏之甚重之欲保家國必先得民是謂藏身之固置器於安之道也臣以衰疲不任陳力近已上章乞骸骨歸里伏念上荷聖恩至深至重故不能自忍為天下生靈披瀝肝膽以致補報之心儻精誠上達天光下燭得以涓埃少裨海嶽一旦先犬馬塡溝壑亦無遺恨惟陛下留神省察

樂全集卷二十六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鰲圖